

性格出戏

由京剧《廉吏于成龙》“郊宴斗酒”一场想开去

□沈善增



曾断断续续地看过演绎于成龙这位清代廉吏故事的电视连续剧，印象不错。后来看到京剧排演于成龙戏的消息，并不怎么在意，也并不怎么以为然。觉得该戏很可能会正面切入，借古讽今，演绎反腐倡廉题材，教育价值大于审美价值。这往往吃力不讨好。

但真没想到，新编京剧《廉吏于成龙》会是如此成功，如此精彩。

《廉吏于成龙》的成功，首先在于剧本。剧本的成功，在于选择了适宜于京剧表现的情节与场面。我觉得“郊宴斗酒”这场戏是全剧最精彩的一场戏，它充分发挥了京剧表演适度夸张的特性。京剧表演和所有戏曲表演一样，没有生活依据

固然不行，但若像斯坦尼体系的话剧表演一样去追求逼真模仿现实的效果，也非上策。适度夸张应该是京剧表演的特性。夸张的“度”掌握得好不好，往往对戏与表演的艺术成就的高低起到决定性影响。

以往戏曲作品的剧本较弱，为演员发挥搭好优良平台、利于充分发挥的剧本更少，常常需要靠演员对角色的独创性演绎，才能使整场戏“立”起来。这就造成了一个剧本有不同演法的情况，台下观众记住了演员、记住了流派唱段，却很少对戏产生什么深刻印象。中国传统戏曲的观众，是“看角儿”、“听唱段”去的，“看戏”实在并不是第一位的。西方戏剧理论引进以后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中国戏曲渐渐积累了一批保留剧目，中国戏曲观众也渐渐形成了“看戏”的观念。不过，许多戏曲老观众还是“看戏”与“看角儿”、“听唱段”并重，而且多数还是“看角儿”、“听唱段”重于“看戏”。这反映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与中国戏曲适度夸张的特性相适应的、好的戏曲剧本太少。我一直觉得《十五贯》的“上辕门”这场戏不错，但与“郊宴斗酒”相比，“上辕门”剧本还一般，仍需靠演员的表演才能给观众留下较深印象。那么“郊宴斗酒”的剧本好在哪里呢？就是吸收了西方戏剧理念，抓住了性格冲突来结构戏剧矛盾。因

此这场戏不仅在演出过程中赢得热烈反应，而且能让观众看罢回家后，还能在头脑中留下人物的鲜明形象，印象之深，要甚于演员的精彩表演。这种效果在中国戏曲审美经验中是比较少的，即使是被称为“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”的《十五贯》，留在观众记忆里的与其说是况钟，还不如说是周传瑛；与其说是娄阿鼠，还不如说是王传淞（或者说是周传瑛的况钟，王传淞的娄阿鼠）。也就是说，在《十五贯》中，观众记住的不是剧本提供的人物性格，而是演员表演的角色形象。而在“郊宴斗酒”中，于成龙的刚正不阿而又通达干练，豪气凛然而又豁达幽默，康亲王的骄傲任性而又明理识人，纨绔习性与责任意识，不仅表现得极其充分，而且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。使这场戏不仅演出效果好，而且文学性强。

中国戏曲的加强文学性与保持本身的审美特性，一直是个难题。这背后，其实有个东西文化的融合问题。新编戏曲，无论历史剧还是现代剧往往话剧味太浓，而传统剧目则有不少文学性较差。《廉吏于成龙》剧本的成功，并不局限于戏曲、历史剧怎么表现反腐倡廉题材使人民喜闻乐见，而是在东西方戏剧审美理念融合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，这种探索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。